

# 春夢

春の夢



[日] 宫本辉 — 著  
戴璨之 郭来舜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春の夢

# 春夢

〔日〕**宮本輝**——著  
戴璆之·郭来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梦/(日)宫本辉著;戴璨之,郭来舜译.—2  
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21-4663-5/I·3634

I. ①春… II. ①宫… ②戴… ③郭…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956 号

## **HARU NO YUME**

by MIYAMOTO Teru

Copyright © 1984 MIYAMOTO Te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YAMOTO Ter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2-712 号

特约策划:李建云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绘图:吴蓉蓉

封面设计:高静芳

## 春 梦

〔日〕宫本辉 著

戴璨之 郭来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38,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63-5/I·3634 定价:27.00元

春の夢

## 宫本辉其人

宫本辉是独生子。

1983年9月他参加水上勉率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还有中野孝次、井出孙六、黑井千次，他年龄最小。两周的行程，中国作家邓友梅一路陪同，对宫本辉的印象是：有时像一个装大人的孩子一般乖，有时天真烂漫，甚至很任性。黑井就叫他“独生子女阿辉”。水上勉开他玩笑，说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就会是“少爷”，阿辉是“恶少”。宫本辉回嘴：“少爷”有富的，有穷的，我可是穷少爷。

长篇小说《春梦》的主人公井领哲之是独生子，一个穷学生，写照了宫本辉本人的青春时代，这从他早期撰写的随笔能得到印证。他在随笔《二十岁的火影》中写道：父亲死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有女人，事业失败就躲到那里去了，家里一分钱进项都没有。有一天深夜，他悄悄把我叫到外面，父子对饮；我才二十岁。父亲醉了，又下起雨来，我只好把他送到女人那里。女人不在，父亲说：

“灯绳断了，给我把灯点上。”灯亮了，大红的长衬衫立在眼前，吓得我大叫一声。原来是挂在墙上的。屋里飘起了女人的气味，不知为什么，我对父亲的憎恶一下子消散。

在《春梦》里，父亲死了，留下一屁股债，母亲住在干活的店里，哲之搬进破公寓。由于房东的失误，电断了，哲之摸黑在柱上钉一颗钉，挂上女友阳子送的网球帽，第二天早上发现一只蜥蜴被钉在柱子上。蜥蜴失去了自由，本能地活着，而且是人让它活下去，人还自以为仁慈。一个人活着，身上就钉上一个乃至几个钉子，自由被限制。一旦钉子跟身体长在了一起，就像那只蜥蜴，最后连内脏也一起拔出来，所以，这钉子拔还是不拔呢？

回家的路上，宫本辉“想象那红沁眼底的红衬衫，沉入晦暗悲哀的情绪里”。这种情绪充溢在宫本文学中。日本文学的主流是日本式抒情，宫本辉作为难得的继承者充分发挥了感性的鲜活与幽深，以致被贴上“古风抒情派”的标签。他的小说里没有大事件，没有悬疑，娱乐性要素很少，几乎完全靠文字引人入胜。文字入眼，头脑里就历历浮现那场景。即便场景黯然，文字给人的感觉也总是那么清亮。

《春梦》是所谓青春小说，这类小说大都要励志，例如那父亲教训儿子，让他当作遗训听：“人里面，有的家伙有勇气但耐性不够；有的家伙光希望却没有勇气；也有的家伙有勇气有希望，不次于别人，却立马就灰心丧气；还有很多家伙一个劲儿忍耐，什么也不挑战就过了一辈子。勇气、希望、忍耐，只有始终具备这三样的家伙，才能登上自己人生的顶峰。缺哪样也成不了事。”

宫本辉生于1947年，属于看漫画长大的一代。初中二年级



时,有个年轻人把井上靖的《翌桧物语》借给他,不好意思拒绝,就拿回家,也就丢在了另一边。这本小说被视为井上靖青少年时代的自传。翌桧,又叫罗汉柏;传说翌桧天天想着明天成为桧,明天成为桧,却终于没能成为桧。人也具有这种凄美,盼望成长、发展,却未必能如愿。大概翌桧变成桧,也需要勇气、希望与忍耐。某日,母亲吃安眠药自杀,总算救过来,宫本辉大哭一场,睡不着觉,翻开了《翌桧物语》,不知不觉地读到天明。这是他第一次读大人读的小说。“母亲自杀未遂事件也许把某种透明的感性给予了那时的我。”小说的世界真精彩,他一发而不可止,很快读完了学校图书馆收藏的小说。一日跟母亲上街,遇见摆摊卖旧书的,五十日元十册,便央求母亲买,自此有了自己的书,翻来覆去读。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让他二十年后写了《锦绣》。这十册文库版书籍至今摆在他早已阔起来的书架上。

二十五岁的时候,宫本辉突然得了奇特的病,浑身起鸡皮疙瘩,冒冷汗,喘气困难,陷入死亡恐怖和发狂恐怖之中。后诊断为神经官能症。某日在书店里避雨,翻阅杂志上登载的短篇小说,觉得没意思,想,倘若我来写,一定更有趣,像电击一样,突然决心当小说家。也许是发了狂,有妻有子没有钱,竟辞掉工作。应征新人文学奖,接连不中,家里却是又添丁。靠储蓄和失业保险勉强糊口之时,妻说,要是得了芥川奖,给我买好多衣服,宫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

两年后,有个叫池上义一的人,编辑一本同仁杂志,从哪里听说了宫本,就邀他参加聚会。宫本把两篇作品带给池上,分手后三个来小时,池上打来电话,说,你很能写呀,有才能,说不定是天才

呢。得知宫本度日维艰，池上让他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其实那公司不过是个体户。宫本一边工作一边写小说，通宵达旦，第二天上班偷懒，池上也只当没看见。写出了一篇，池上严加批评，抹掉了开头的十行，垂头丧气的宫本却豁然开朗。一连改七遍，成就《泥河》，获得太宰治奖。再接再励，下一篇《萤川》获得芥川奖。接着被编辑鼓动，又写了《道顿堀川》，构成“川三部曲”。在已绝版的筑摩书房 1985 年限定精装版《川三部曲》扉页上，他题写了“某日，川开始讲无数的故事”。从描写父与子出发，这三部曲是宫本文学的基点。《泥河》写的是 1956 年的大阪，主人公九岁，小学时代；《萤川》是 1962 年 3 月末的富山县，主人公十五岁，中学时代；《道顿堀川》也是大阪，1966 年，主人公十九岁，大学时代。宫本辉说：“文学的最终主题就是生与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性欲也好，恋爱也好，也算是文学的一个领域，但人生到最后，也终归是生与死。”（随笔《川，我的故乡》）生与死几乎是整个宫本文学的主题，但根底在于对生的追求。书信体小说《锦绣》中有言：“活着和死去或许是一件事也说不定。”《春梦》中有言：“哲之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蜥蜴，在草丛中、石垣间到处乱爬，死而复生，死而复生，反复多次地变成蜥蜴重复生死过程。”“正因为有死，人们才能活着。”

“我为什么能成为小说家？”随笔《生命的力量》中写道，“这种事没有答案。但是，把自己背负的疾病——神经官能症视为自己内在的必然时，我第一次拿定了主意，由此体内涌起了某种生命。遇见池上义一这个人，也是外在的偶然，但我把它视为内在的必然。让我这么看的也是生命的力量。得病，遇见池上，这些都成为我的转机，而转机的来临方式，借用小林秀雄的名言，简直甚至是



宗教的。”

宫本辉是创价学会的会员，这个宗教团体的领袖就是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和平友好人士池田大作。宫本二十五岁入会，三年后开始写小说，又三年，获得芥川奖。半年后，在创价大学见到他仰之为师的池田，但池田跟其他人握手交谈，偏偏空过他，也不邀他参加大学生举办的活动，宫本悻悻而归。他静下心反省：恐怕是因为自己脸上挂起了芥川奖得主的幌子吧？果然，翌日再见，池田主动走过来，说：我和你之间绝没有社会头衔之类的关系。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如今宫本辉是芥川奖等几种文学奖的评审委员。石原慎太郎常与他同席，二人虽然是创价学会里的死对头，石原也不能不敬佩宫本辉的为人，说他对于评奖时往往难以摆脱的政治性照顾不予理睬，旗帜鲜明，“这与他的风貌和肉体给人的印象相比，甚而是刚直，简直像不那么高大的瘦小投手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沉重而疾速的球”。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在即，1980年代赴日的中国人杨逸入围芥川奖。宫本辉认为选上来的作品结构过于陈腐，在大时代式的表现上还不如作者的前一个作品，而且越往后越变成类型化风俗小说，再加上日语怎么也抹不掉别扭，不同意给奖。评审委员石原慎太郎和村上龙也不同意。石原评：不能只看作者是中国人，就跟文学性评价扯在一起。村上评：不希望由于这样的作品获奖，使在国家民主化云云的意义上具有令人疑惑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大物语”，比描写无所不在的个人内心或人际关系的“小物语”更有文学价值之类早已再三被揭穿的谎言复活。九名评审，这三位坚决反对，有二人积极赞成，一人基本上赞成，三人不置可否，也就

通过了。

日本有“能写好随笔，小说家才够格”的说法。一夜成名，大写随笔是常情，既能应付纷至沓来的约稿，又可满足读者要看老母鸡的心理。宫本辉讨厌接受采访，讨厌对谈。他虽觉得随笔是为了写小说的素描，但是从1985年起，也尽量不写了。思考回路不一样，要集中精力写小说，不能为随笔消耗神经。四十过半，新潮社刊行《宫本辉全集》十四卷，他说：“每个人心里都有皱襞，而且不只是一条，美的、悲的、高尚的、丑陋的、崇高的、低劣的，人人同等地具有这些。但人应该纯洁，应该搞得干干净净，不要卑怯。我要是也能用文章这东西的力量把人心中成千上万的皱襞深处所蕴藏的宝物献给读的人，那就是幸福。”

李长声

2012年7月

樱花的花瓣飘落在黄昏的道路上，因为这里是看不见一棵樱花树的商业街的尽头，所以井领哲之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感觉那人在朝自己的身上抛撒小小的脏东西，于是怯生生地抬头四处张望。

顺着商业街一直走下去，有个铁路道口，穿过道口，路开始变得蜿蜒曲折，不知不觉间又沿着一条小河向前延伸。走上十分钟，小河向右拐去，道路却笔直伸向前方的生驹山<sup>①</sup>。这里有酒屋，也有杂草丛生的空地，还有一家似乎已关闭好几个月的咖啡馆，那招牌在倒退回冬天一般的冷风拍打下哐哐作响。从这里走到公寓还需二十分钟。从开有杂货铺和理发店的地方向右拐，就是密集的、造价低廉的新兴住宅区，井领哲之租住的公寓便在其中一个角上。他把行李装上朋友开的一辆小型卡车，就在刚才，从大阪福岛区搬到了大东市近郊的这座公寓。公寓的房东一手接过押金和预付的房租，一手把钥匙给了他。说是行李，其实只有一把旧椅子、一台小电视、一台电冰箱、妈妈出嫁时带来的年头不短的桐木衣柜、一套被褥，外加自己做饭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餐具和煎锅、汤锅等

等,从卡车上搬到二楼房间里,都没用掉十五分钟。朋友说还有工作,马上就走了。哲之独自一人开始收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屋里没有一只灯泡,于是到房东家去问有没有灯泡。

“先前住的那个人走的时候带走了,对不起啦。”

房东是位四十岁出头的女人,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区里开着一间小小的美容理发馆。她梳理着顾客的头发,那意思分明是说你应该自己买灯泡来装上,只是嘴上没说出来罢了。她没再看哲之一眼,哲之心想,电灯泡不是应该由房东装的吗?可是女房东就是那副吝啬鬼模样儿。无奈,哲之走到车站,买来两只六十瓦的灯泡和一只给六叠<sup>②</sup>大房间照明用的日光灯。

太阳就要完全沉落了,室内充满了淡淡的发青的暮色。他从装衣物的纸箱里找出阳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网球帽,想先找个地方把它挂起来。他拧上灯泡,拧开开关,灯不亮。又把日光灯装好,按下开关,也不亮。他看看门外墙上装的电表,见上面挂着电力公司的封签,就又到女房东开的美容理发馆找她去了。

“我那儿没有电……”

女房东瞥了一眼哲之,说:“哎呀,我忘了跟电力公司联系啦。电表那儿的开关一直没合闸呀。”

“这么说,今晚只好在黑暗中忍耐啰。”哲之很气愤,语气却还平静。

---

① 生驹山:日本生驹山地的主峰,位于奈良县与大阪府交界处,海拔 642 米。

② 叠:张。日本用于计算榻榻米的量词,也用于计算房间面积。1 叠大小因地而异,约为 1.5 平米至 1.62 平米。

“等一会儿我给你送蜡烛去，忍耐一晚上吧。”

哲之回到黑洞洞的房间里，坐在榻榻米上，心想，还能怎么样？房租才七千五百日元嘛。本来女房东是咬定一万日元的，但是哲之求她说“我还是个学生，请您想想办法”，她这才很不情愿地减到七千五百日元的。而这不过是盖了有十年以上、散发着霉味的一个六叠间。

他巡视了整个房间，发现里面带个厕所，心想，不用上公共厕所，这点还算好呀。他在房间一隅放好椅子，旁边摆上衣柜，又把被褥收进窄小的壁橱中，把装餐具的纸箱暂且放到厨房，然后拿出装钳子、钉子和锤子的工具箱。哲之要找短钉，但这时房间里已没有一丝光线，只找到一些五厘米以上的钉子。他稍稍挪动一下衣柜，与椅子拉开空隙，摸索着在墙与墙之间的柱子上钉上了钉子。他是靠着自己的眼力使劲儿钉的，敲打钉子时发出巨响，整个房间都在摇动。哲之将网球帽挂在这根钉子上，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支烟。不多时，女房东来了。

“你可别到处钉钉子呀。”她说着递过来五支细蜡烛，“煤气安好了，不过这一带用的是液化煤气，不是配套的灶具用不成。”

房东说完便匆匆走了。哲之带来的煤气灶不是使用液化煤气的，难道这也要买新的吗？他点燃一支蜡烛，从裤兜里掏出纸币数了起来。买了灯泡，顺便在车站前的中国餐馆吃了顿晚饭，这样，母亲给的钱就花剩下四万七千日元。哲之吹灭了蜡烛，走出公寓去找公用电话，但是到处都没有。杂货店门口应当有的，可还不到七点，铺子就关了门。他向一位过路的妇女打听哪里有公用电话，然后按她指引的路走去，才终于看见一个电话亭。这时，他已经急

匆匆地走了足有十五分钟了。这十五分钟，一路上没遇到一个人，而且没有一盏路灯是亮着的。哲之缩着背，将两手插进裤兜里，边走边嘀咕：这也算是大阪吗。他对接电话的阳子说：

“这儿就是鬼城呀。”

“明天上学吗？”阳子似乎有些不放心。

“明天在公寓睡觉，从后天起干点挣钱的零活，然后……”哲之接着便告诉她到公寓的路怎么走。阳子沉默了片刻，小声说道：

“明天、我、去你那儿。”

“……嗯。”

“要不要我买什么东西带去？”

“要一台使用液化煤气的灶具，买个小的便宜货就行了。”

哲之挂断电话后，又拨了母亲在那儿打工的北新地一家餐馆的电话号码。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他担心人家不给找人，没想到餐馆的年轻女店员客客气气地从厨房叫来了母亲。母亲似乎正在等哲之的电话，她问哲之吃过晚饭没有，还有没有需要的东西，并说知道他很辛苦，可学校是一定要按时去的。接着又嘱咐道：

“每天一定打电话来呀，中午十二点妈妈在电话机旁等着呢。”

“可不一定每次都能那么准，能在整十二点打电话呀。”

“不是整十二点也没关系，不过中午千万要打电话来啊，明白吗？”

“……嗯。”

哲之走上没有一丝灯光的冷清的归途，想着必须早些大学毕业。今年有四门课丢了学分，没能毕业，学校不让再留级了。必须得在今年夏天把工作定下来，明年一定要毕业才行。工作后，一定得履行诺言，每月还一万五千日元，用三年时间务必把欠浪速实业

金库的债务分期还清。父亲临终前签出五张期票，其中有三张因对方看到这家人贫困潦倒而动了恻隐之心，毁掉了。其中有一个人说井领先生生前曾关照过他，还有一个则是把哲之和他母亲好一顿挖苦之后，看到母子俩垂头丧气的样子，才善罢甘休的。剩下的那两张票据逼得很紧，一张转到了浪速实业金库，一张转到票据介绍人那儿去了。从浪速实业金库来的催债人温和敦厚，看上去已有六十好几了。

“这笔钱为数不多，就按月付款吧。”

说是为数不多，也有五十四万日元，眼下对哲之和母亲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于是哲之瞒着母亲来到浪速实业金库，说自己现在还是个学生，估计明年就参加工作，向那老人要求待工作后几年之内还清。两人谈妥在偿还期内不算利息，将这点写入备忘录并画了押。另一张转给票据介绍人的三十二万三千日元、为期六个月的票据却是个麻烦。交涉也好，摆家里的困难也好，对方根本不理这一套，三个月之间天天深夜来到哲之和母亲的住所，直到天将拂晓才离去。那人时而大发雷霆，时而苦苦相求，用尽各种手段。不久母亲就似乎有些精神失常，一到晚上便开始全身发抖，躲进壁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来。这段时间哲之在朋友家落脚，经常改变住处。一个星期前，以往总是独自一人来访的那人，带着三个黑帮分子踢倒大门闯进屋里，从壁橱中拖出战战兢兢的母亲，威胁道：拿不出钱来就把你儿子的一条胳膊带走。于是第二天一早，母亲和哲之就收拾好东西，向房东说明原因，到尼崎的姨妈家暂避风头去了。姨父已去世，姨妈靠年金和在附近汽车零部件制造厂打零工所得的微薄收入度日，孤身一人住在一所租来的小房子里。她



很担心那个票据介绍人会找到哲之和母亲的行踪，从而闯进自己家来。哲之母子商量之后，决定暂且分开住，避开黑帮的纠缠。母亲经熟人介绍住到北新地的“结城”饭馆并在那里做工，而哲之靠着住在大东市的大学低年级同学的斡旋，租到了公寓里的一个房间。哲之想，这帮家伙说不定会整天躲在校门口等着自己，所以尽管五天前就开学了，他还一堂课都没去上过。既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何必去还什么钱！哲之下了决心：逃！逃！拼命逃！他回到公寓自己的房间里，擦着一根火柴，点燃蜡烛，凝视着挂在刚才钉进柱子的长钉上的网球帽。哲之曾是学校网球社团的成员，在父亲去世前不久退出了社团，因为他已经知道，再不会有那种闲情逸致了。网球社团的同伴们对提出申请退出社团的哲之进行了挽留，说是给他保留资格，只要他想打网球，就不用客气，任何时候都可以到网球场上来。烛光摇曳，哲之躺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久久地望着这顶阳子赠送的法国产网球帽。房间里没有火，很冷，所以他早早就铺好被褥，钻进了被窝。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咳嗽声，不多时又听到电话铃响。原来隔壁有电话。哲之打算明天拿着蛋糕或是酒去拜访一下隔壁房间的房客，请他把电话号码告诉自己，并拜托他转告一下打给自己的电话。给自己打电话的只有母亲和阳子，一星期顶多来一两次电话，不会给这位邻居添什么麻烦，他或许会同意的。哲之这样想着，吹灭了蜡烛。然后又想到明天阳子要到这儿来。他们两个好久没有单独在一起了。

哲之回忆起三年前在大学生校园里初次遇见阳子时的情景。那时阳子是刚刚入学不久的新生，而哲之是二年级学生。那天很暖和，阳子穿着一件白上衣，搭配一条浅蓝色乔其纱裙子。她并不是

一个相貌出众的姑娘，但从她的表情中可以感觉到任何姑娘身上都不具备的那种独特的温婉美，那浑身上下满溢的清洁感和内敛的悠然神态吸引着哲之，使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她身上。

“那小妞，真可爱！”哲之对旁边一个网球社团的同伴说道。

那同伴应道：“先下手为强。橄榄球社团的山下已经盯上了，空手道社团也有三个人迷上了那小妞。”

“我喜欢那样的姑娘……”

“那就赶紧搭讪去。这回我可要见识一下你的本领了。”

哲之放下才吃了两口的面条，走近刚进学生食堂的阳子，从身后拍了一下她的肩膀。阳子回过头来，吃惊地注视着他。

“要不要来参加网球社团？”哲之说。

阳子红着脸，有些抱歉地回绝说“不想参加”。

“让你参加网球社团是个借口，其实我是想借你的法语笔记。本人虽是二年级学生，但丢了法语的学分，这学期不得不重修，可又从没上过法语课。求求你了，今后能不能让我抄你的法语笔记？”

这种接近女性的方法是何等俗气、何等拙劣！哲之一边说着，一边就陷入了自我嫌恶的懊恼中。阳子却痛快地借给了他笔记。两个星期之后，这两人便相约在梅田<sup>①</sup>的咖啡馆碰头，然后去看了电影。又过了几天，哲之去阳子家作客，并在她家吃了饭。那天晚上阳子把哲之送到车站，哲之吻了阳子的唇，并隔着薄薄上衣抚

---

① 梅田：日本地区名。位于大阪市北部，为铁路线集中的终点站。北区中心有百货商店、地下商业街、娱乐设施等。